“中国式”的孤独与寻找

——评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李忠超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 “中国式”的孤独是身份的焦灼和说话人的缺失,不同于西方基督式信仰关注的彼岸世界,“中国式”的孤独关注的是此在此生的世界。所以,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通过三次更名,经历了一系列的坎坷,仍然希望得到身份的确认,为了消解这种孤独他不断寻找直至走出延津。杨百顺只是一个孤独的缩影,潜藏在刘氏小说中的孤独是主体对自我感到的焦虑,是由于找不到知音式的说话人而感到的孤独。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中国式”孤独;寻找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30(2016)01-0109-06

2009 年刘震云蛰伏数年的新作《一句顶一万句》单行本出版发行,读者和评论界均给予高度评价,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一行醒目的文字:“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你和我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①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似乎有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比肩的味道,与此同时也不禁让人嘀咕是否夸大其辞?这些疑问在阅读这部作品之后都烟消云散了,因为刘震云的确为我们展现了潜藏在人们内心的孤独。体现在在孤独与找寻的心路历程中的,不仅是身份的焦灼和苦闷,更是内心的孤独与痛苦和对说话的渴望,希望寻找到摆脱孤独的方式。

一、“中国式”的孤独

孤独,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孤独感体现在人物对自我身份所感到的焦灼状态,主体性的焦灼渴望的是得到一个认可和确认,但是实际上呢,这种认可和确认总是不可能得到的。《一句顶一万句》中那些生活在市井之中的小人物,卖豆腐的老杨、剃头的老裴、赶车的老马,以及是教书匠老汪、县长老史,当然还有换了三个名字的杨百顺,他们都在试图找到一个身份存在的确认。挣扎着,活着,同样也是孤独着。陈晓明在其论文中提出的喊丧和幸存以及去历史化的问题,显然是试图发掘潜藏在刘氏文本中的苍凉的私语和无奈的孤独。中国人的孤独感源自于对自我的身份的怀疑和不确定,比如说杨百顺,他对自己身份的“疑惑”,最明显的就是他更名的历史。

杨百顺第一次更名为杨摩西,是因为失手被猴子耍了,把染坊老板的猴子放走了不说还被畜牲打了一巴掌。走头无路之际遇到了神父老詹,为了生存不得已跟着老詹信主。杨百顺遇到老詹的时候也说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疑惑,“我原来是杀猪的,听你说过,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两件事我不糊涂,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可愁死我了。”②事实果真如杨百顺说这般吗? 老詹虽然给杨百顺传教,帮他找了糊口的活计, 然而, 对杨百顺而言这些都是生

[收稿日期] 2015-10-23
[作者简介] 李忠超(1989-),男,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2015 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①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 107 页。
②同①,第 125 页。

存的必要。他对主的信仰,对从哪儿来的理解,此刻仅仅是局限在对温饱的认识上。此时他还不觉疑惑。

杨百顺第二次更名,居然是因为参加社火在县衙找到了一个挑水种菜的活,后来还娶上了媳妇(入赘"嫁"给了吴香香,更名为吴摩西)。"杨摩西因此二十而立,跟'勤'没有关系,靠的是元宵节的一个玩。杨摩西不禁摇头感叹:'过去我以为帮我的会是人,或是主,谁知是个社火'。"①他之前杀猪、染布、破竹子,还信了主,结果都不如一个"玩"字。改名摩西,也没见主来帮忙。这个更名,他"嫁"给了吴香香,还以为能靠卖馒头安生过日子,但是却发现原来吴香香竟然和隔壁的老高偷情,而他还一直把老高当做是朋友。非但如此,到了后来最疼爱的养女巧玲在鸡毛店被拐走,吴摩西心灰意冷,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寻找养女的过程中,有人问他叫个啥,"吴摩西这时愣在那里,没有像回答'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么利落。一是半年来,全在外面漂泊寻人,接触的全是生人,没有一个人关心的名姓,也没有一个人喊起过他的名姓;半年下来,自己叫啥,自己一下也有些茫然;二是自己活了二十一岁,姓名已改过三遍,一开始叫杨百顺,后来叫杨摩西,后来又叫吴摩西,仓皇之下,一时不知从何说起。"②到了这个时候杨百顺才对自己的身份和姓名疑惑了,"我是谁?"这个几乎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却让他难以回答。

第三次改名是吴摩西在被人问及姓名之后的反思,"但细想起来,吴摩西从杨家庄走到现在,和罗长礼关系最大。不是喜'虚'不喜实,迄今他还在杨家庄跟老杨做豆腐。虽然他和罗长礼,迄今没有说过一句话。感慨之下,他又不解释了。三次改名,换了三个身份的杨百顺不就是希望得到一个身份的确认?身份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拉丁语Statum,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职业或地位。如已婚、中尉。而广义上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③对于杨百顺而言,一个糊口的工作,得到他人的尊重就是一个身份的"确认"。名字是符号,改名字只是希望重新开始生活,获得别人对新身份的尊重。从杨百顺到杨摩西,从杨摩西到吴摩西,再到罗长礼。对于身份的疑惑和自我的不确定一直困惑着杨百顺。伴随着杨百顺更名改换身份的历史,是他在生活中感受到人间冷暖,亲情、爱情、友情的渴望与现实的差距。离家出走和父亲决裂,妻子吴香香出轨,朋友老高背叛,女儿巧玲失踪,吴摩西的生活真是不幸。

杨百顺一次次更改姓名,所透露出来的正是主体性的焦灼与渴望,与实际上不能获得身份尊重之间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的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身份关系的紧张,即便是普通的小人物都感到交流沟通的艰难,最简单的例子甚至在夫妻之间都是隔着的。

在吴香香的男人姜虎活着的时候,老高和吴香香就开始偷情。杨百顺夫妻之间无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刘震云在谈及创作经验的时候曾经说:"《水浒传》里的西门庆、潘金莲、武大三者的关系处在一个低级的状态。但是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当杨百顺发现自己身边产生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戴绿帽子的时候,他跟武大不一样,他要提刀杀人。但是当他经历千辛万苦,越过高山大河找到'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错在自己。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讲,'西门庆'和'潘金莲'该杀,但是杨百顺发现,从话的角度、从知心的角度,错在自己。他发现'西门庆''潘金莲'在一起的时候,话如江水一样滔滔不绝。两人说到半夜,一个人说再说点别的吧,一个人说那就说点别的。当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变得特别的陌生。当熟悉变成陌生的时候,他一定要到更陌生的地方去,去干吗?就是找一个知心的人说说知心的话。"④

同样寻找说话人渴望交流的需求在杨百顺父亲那里也是一样。杨百顺的父亲老杨自以为和老马是朋友,但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经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⑤这不仅是老杨自己要思考的,也是杨百顺、牛国兴、曹青娥等这些人物共同要思考的,其实换言之这是中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一辈子,活出个朋友没有?活出个可以说话的人没有?

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主体本来就已经很焦虑,由于夫妻关

①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7页。
②同①,第208页。
③[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志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④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李敬泽,安波舜,陈晓明:《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名作欣赏》2011年第13期。
⑤同①,第8页。

系的紧张、朋友和说话人的缺失而感到的焦灼,人怎么不感受到孤独和苦闷呢?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还有一种孤独体现在教书匠老汪身上。小说中这种孤独的体现是以老汪对《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理解展开的,“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老汪时常感叹没有人懂,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恰恰是圣人伤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了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有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呢。……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①当然这句话的解释是见仁见智,不过刘震云倒是给我们抛出了一个大问号:孔子是不是也孤独呢?

老汪的孤独和痛苦是一种形而上的痛苦,是任何人都不能知晓和探求的,他努力地去排解,却走不出孔子以来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下的孤独感,其实就是知音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知音篇有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其难逢,千载其一乎”②。千载其一乎,孤独的私语不正是我们在寻找知音的无奈方式吗?

老汪式读书人的孤独是一种知音式的也是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疑惑”,老汪教书能有几个学生懂,延津办新学又有几个学生上?读书人骨子里的孤独是具有诗人气质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沉淀。

正如刘震云说,“这是中国人跟其他的民族特别不同的地方。这里有宗教性的差别。除了人跟人的交往,还有一个沟通对象的问题。当你有忏悔的话、痛苦的话、忧愁的话想说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告诉神。但是在一个人人社会里,你如果有忏悔、痛苦、忧愁的话,你得在人中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才能告诉他。神是随时随地都在的,但是在人中找一个朋友是非常难的。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③子云,四十不惑。但是在刘氏的小说中,疑惑还是那么的多。我们可以比照一下同样是倾心于四十的这个年龄数字的作家阎连科《受活》,活不过四十成了一个诅咒。这之间是否有着联系暂且不表,但就刘氏小说而言不难体味到延宕在文本中的孤独和无奈。活到四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身边没有人可以说话,一切竟然都是陌生的。再如刘震云的另一部作品《我叫刘跃进》里的严格和刘跃进,四十岁之前,刘跃进从无自言自语,过了四十岁常常一个人说话。“刘跃进过了四十岁开始自言自语,还悟出一条道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的气话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把自己个儿绕进去了。话是人说的,为了一句话。能把人绕死。”④渴望寻找说话人和被倾听成为本能的诉求,但是事实上往往是一句话都说不明白,一句顶一万句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说上有用的话。所以说“世界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⑤

一句顶一万句,与不同的说话人交流沟通排遣自己的苦闷和孤独,一句话就能把问题说明白。一句话,就能交上朋友。老杨为啥把老马当朋友,“事儿不拿人话拿人”⑥。

中国式的孤独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具体到不同的人物上表现是不同的,在普通“小人物”身上是为了生存获得身份认可,比如杨百顺、老杨、还有吴香香和老高以及后来的牛国兴;在以老汪、史县长、老韩以及爱“喷空”为代表的某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知己、知音性质的,找到知己,寻找到一个理解自己能说话的人。

中国式的孤独是积淀在传统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中国的儒家传统士大夫追求“入世”,经世致用,《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然而这种抱负是寄托在君主的知遇和重用,封建专制社会以人治选才,因此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经常被压抑,那么怀才不遇,感叹穷途末路的不平之声便是不绝于耳,儒家倡导达则兼则,穷则独善,庄子提倡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对政治上失意的迁客骚人而言不实为一剂良药。然而,从屈原《楚辞》楚王反信馋而齌怒,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种苦闷和孤独郁结,自然是要发之于外,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词穷而后工,李贽评《水浒传》乃发愤之作,从中不难明白传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孤独,进而也能解释为何要寻求知音,知我者谓我心忧。

然而,儒家文化的关怀仍然是此生此在的世

①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 7 页。
②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660 页。
③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李敬泽,安波舜,陈晓明:《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名作欣赏》2011 年第 13 期。
④刘震云:《我叫刘跃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17 页。
⑤同①,第 26 页。
⑥同①,第 51 页。

界,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吴摩西的孤独是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不断更名,不断寻找,目的就是排解这种孤独和疏离,融入到社会生活,传统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无论在不识字的底层人物身上,还是在以老汪为代表的一些读书人身上都存在传统文化积淀的烙印。中国文化传统追求的是内在的超越,这种内在超越从人自身出发,在《庄子》中"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①这种内在的终极超越所实现的就是能"外物""外天下"与"道"同一,在此界"不生不死"。然而中国式的苦闷孤独并没有在彼岸世界中得到升华。吴摩西之"穷"之"怨"只能是痛苦的私语和孤独的寻找能"说话的人"。

二、孤独的私语

《一句顶一万句》上部为《出延津记》,下部为《回延津记》,小说的解构形成一个回环,上部主要是讲杨百顺的一生的经历,走出延津寻找解决孤独的方式。到后来彻底改名换姓成为罗长礼。

第一次更名是神父老詹给杨百顺取的新名摩西。"老詹想把杨百顺的名字改成杨摩西,也是图个吉利;想借这个名字,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能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想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把天主教在延津发扬光大。"②《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记录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显然刘震云的《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是有意为之。下部主要是讲吴摩西的养女巧玲的和她的后人回延津的故事,一走一回的连接点就是老詹留下的遗物。那幅教堂的图纸,"图画得倒是气派,因不知其中的缘由,虽呼之欲出,牛爱国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将图纸翻过来,图纸背面,写着两排字。头一排是蝇头小楷:恶魔的私语;第二排是钢笔字:不杀人,我就放火。"③

老詹是一个西方来的传教士,他来中国来宣传基督救世,说只要信仰了基督就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在中国传教了一生,老詹神父只收了八名弟子,老詹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传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教又传给了谁呢?其实,只是传给了老詹自己罢了。因为中国式的孤独是此在世界的孤独而非西方基督式的。消解孤独的方式是找寻此在的意义,而不是老詹神父宣扬的未来哲学,老詹在延津布道还在沿用西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找寻自我信仰的上帝。

显然,老詹在延津带领延津人寻找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信仰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不是东方的,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不信仰,是对此生世界的观照。无论是老庄哲学还是孔孟之道所关注的都是此在的世界。孔夫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问题还没有弄明白,想着死后怎样生活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老詹的对吴摩西传教之初,摩西关心的还是自己工作,老詹虽然助他找了一份破竹子的工作,但是晚上还要听老詹传教,实在是没有心思。吴摩西自己的生存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又怎么有心思接受西方的信仰和拯救学说,又怎么能走进上帝的信仰。不仅仅是吴摩西如此,生活在延津的人们不是也如此吗?老詹给杨百顺取了个教名摩西,意义就是想让他像《圣经·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一样带领延津人走出去,走出什么?

作者没有给出一个回答,他让吴摩西自己去寻找,吴摩西最后托后人转告给养女曹青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④。这句话或许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信仰上帝可以永生,似乎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一个生命存在的客体,俨然不能满足这样简单的解释,吴摩西一生的痛苦始终是延续的。他的老婆跟人跑了是因为和自己说不上话,后来他的后代牛爱国的老婆庞丽娜也和别人跑了,一切的故事就像在镜像中重新再现了一般,西西弗斯继续推着石头走向山顶,一次次辛劳的往返只是增加自身的痛苦。西西弗斯的神话,带着人类永恒不灭的烙印,印刻在了吴摩西们的一生,牛爱国、李克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以逃避这样追逐,恶魔游戏似乎谁也无法逃避,我们的苦难似乎永远在延宕。

找到一个说话的对象是一种消解孤独的方式,但是信仰上帝或许也是一种方式。恶魔总在你的耳边私语,告诉你杀人,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在心底把人杀了一遍又一遍,剃头的老裴去杀人,吴摩西去杀老马,曹青娥后来也要去杀人。恶魔似乎得逞了,可是我们只是在心中把人杀了,因为正如老裴的所言,因为几张饼我难道真的要杀人,算了吧,还是要继续过日子。苦闷和彷徨压抑了太多的孤独的痛苦,杀人或者是一种方式吧,"但其实这个杀人犯不是在生活中真的杀人。真杀人的话,就成了一个特

①钱穆:《庄子纂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75页。
②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③同②,第108页。
④同②,第355页。

殊群体,而特殊群体在文学中是最忌讳的。这里所说的杀人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讲。在座的每个人,在心里都杀过人。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人如行尸走肉,杀了。说一句‘去死吧’,就是在心里杀人。可能你在世界上杀死过自己的亲人”①。

恶魔的私语其实就是内心的善与恶的较量,是在经历苦难和伤痛之后如何对待生活方式的问题。西方的恶魔,在中国就是心中的魔,孤独的心所产生的恶——心魔。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欺骗你,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你也可以欺骗别人。如果别人让你痛苦是不是你也要让其他的人痛苦,一部分的幸福是不是一定要建立在一部分的痛苦之上。自我的幸福是不是一定要比其他人的幸福都重要。吴香香和老高跑了,她幸福了,自由了。撇下了孩子和吴摩西。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牛国兴的身上,庞丽娜和小蒋偷情,这样的背叛是否意味着,牛国兴应当怎样抉择? 这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婚姻的问题,其实说到底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是一个人的心魔的问题。夫妻之间难以交流、沟通,朋友之间难以说上话,知音已经不可求。这个世界对你我是不是很不公平,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因此可以反抗这个世界。恶魔在你的耳边鼓励你这样做,去报复。去杀人?

显然,杀人是解决不了,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西方有上帝的信仰,爱我也更爱你的敌人。但是对吴摩西而言,看到吴香香和老高幸福地在车站拉人“热水,洗洗脸”的时候,他在内心中已经宽恕了。这种宽恕不正是中国式的宽恕吗? 这不关乎所谓的信仰,而是基于一个人的善。进退之间,在于一个“仁”字,境生于心,仁者爱人。由内而外,在经历了诸多坎坷之后的吴摩西所领悟到的是人生之爱,人生之味,而非基督式的。中国式的孤独是去宗教性的,是带有民族印记的,准确地说是个体生命遭遇生活挫折和打击,所感到的人生的虚无感,其表现就是知音的缺失,没有说话人,没有朋友。

不容否认的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有意在拿中国式的孤独和基督式的孤独之间进行比较,然而,中国式的孤独是此在世界的孤独。此在的孤独是存在的孤独,对自我身份以及价值意义的寻找的孤独。树挪死,人挪活。退一步海阔天空,无论是老汪在女儿灯盏之后的出走,还是吴摩西带着巧玲假装找人的过程以及牛国兴假找,其实都是在延续中国式的寻找。走到哪,才不伤心,老汪找到了。吴摩西也找到了,日子不是过以前而是过以后。人还是要往后看,日子还长着哩。这就是中国人的观念,是此在的孤独。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孤独的,知音难求,然而生活仍旧在继续。

中国人活得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因为在找寻的时候,人始终在徘徊,孤独地渴望找到一个说话人。然而,人一旦陷入孤独和虚无之中,心中恶念和魔鬼便来了,在遭受妻子背叛的时候,吴摩西不想杀人吗? 牛国兴不想杀人吗? 老裴不也一样。然而,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寻找说话和沟通的机会。牛国兴说:“不,得找。”②找寻的意义,不在于结果, 而是在找寻过程中消解孤独私语的痛苦,不断寻找便是消解中国式孤独的意义。

三、消解“中国式”孤独的方式:不断寻找

中国式的孤独在小说中呈现的是一个个主体焦灼不安,身份难以确认,灵魂感到苦闷,因此消解这种孤独的寻找,也是摇摆不确定的状态。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生命渴望得到一个确凿的存在凭据,但是这种找寻始终是悬浮不确定的,孤独和寻找之间游荡着的是我们无法安放的灵魂。

寻找的徘徊表现在个体对其自身的怀疑和主体性的焦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内心潜藏着深刻的孤独却无处排解。作家通过主体性的虚构创作来实现自我的超越,在文学虚构和自我建构中建立起新的存在感。吴摩西作为其笔下的人物,也是具有主体性选择的,必然也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存在方式。这些人物是在找寻一个说话人,一个能够排解孤独和苦闷的倾听者。杨百顺和自己的养女,老汪和女儿灯盏,牛爱国和姐姐牛爱香,吴香香和老高,庞丽娜和小蒋,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能够说上话,夫妻之间如果说不上话就成了吴摩西和吴香香的关系了,这种对话和倾听的诉求正是作家笔下人物主体性的体现,找到自我,寻找存在感,而不是在在主体身份缺失后陷入一种虚无,老汪的女儿灯盏溺水而死,老汪无人说话了,他陷入了一种绝望之中,离开这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吴摩西在大车店把巧玲丢了,他的意识陷入了迷茫的状态。人,需要一个可以说上话的知音, 即便是千载其一乎,还是要不断地找寻。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们经历的是内心的挣扎和痛苦,渴望理解和倾诉,渴望找到自我存在

①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李敬泽,安波舜,陈晓明:《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名作欣赏》2011 年第 13 期。
②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 362 页。

的依据。在《论语》和《圣经》中徘徊着的人们恰恰是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中挣扎着找寻自我的人们，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在新时期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严守一的经历和吴摩西的经历不正是宣告了家的解构吗?亲人不一定是亲人，朋友未必是交心的。遇到一个知音太难，戴着面具伪装的生活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将《论语》和《圣经》对照。第一句话《圣经》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说的是人、神、天地、万物的关系，但《论语》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由于人中找知心朋友特别难，作为一个写作者，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可以在书中找自己的知心朋友。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我找到了杨百顺、意大利传教士、剃头的老曾这样的知心朋友。”①

存在的焦灼感迫使人们去寻找一个自我的确证，他人是你存在的依据，暂且不论他人是否还是你的地狱了，总之人类需要之间交往，沟通心灵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对话成为消解孤独走出轻与重徘徊的世界的一种方式。主体性身份的在场和缺失包涵深刻的孤独，西方有上帝可以来拯救，东方需要什么?与神对话，我们可以赎罪，而我们只能通过与人对话来排遣孤独，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

寻找一种存在和生活的方式，来确定自我。确立一种意义性的存在，主体的此在世界不再感到主体身份的在场的缺失，陷入到虚无与孤独，“个体的思想自身无法抹去在体性质。”“意义真实必须能向每一颗心灵开启，满足每一个人对价值意义的内在意向，依靠其全部真实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深处，使人在内心中切实感到它的亲切和确定。”②寻找意义确定自我存在，这个过程却是为危险的。一方面我们要找寻自我，另一方面又要逃避自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实现自我的超越，生命本体的回归。还原到自身，那样的状态就是庄子的逍遥，这不是对恶与苦难的一种漠然和逃避，而是一种主体自我的选择。找寻的过程的本身即是一个重塑的过程，完全和圆满，达到的是一种生命应然的状态。

中国式的孤独是一种寻找的孤独，既然选择了此在世界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抛弃了所谓的来世的信仰和基督式的救赎。日子不是过以前而过以后，人们是活在光明意识中追忆逝去的时光，而不是在幽暗的意识中观照彼岸世界的花朵。徘徊在孤独和存在之间，在此岸的人们和彼岸的人们相互守望各自的幸福。中国文化延宕数千年，这种形而上的孤独，缺少知音，孤独地寻找一直是伴随左右的。这是中国式的传统，沉淀在原始文化中的情感积淀。在家国同构和亲情伦理观念之下的人与人的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此生世界，是每个中国人赖以维系的情感世界。这个维度是无法超越的，刘震云笔下的《一地鸡毛》里的小林，还有《我叫刘跃进》里的刘跃进、严格，当然还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吴摩西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在拯救与逍遥之间寻找，选择自己的方式生存。

Chinese loneliness and search

LI Zhongchao

Abstract: Chinese loneliness is the anxiety about identity and the lack of speakers. Chinese loneliness is concerned with the current world while western Christian belief focuses on the inside world mutually. Yang Baishun, a character in Liu Zhenyun´s novel, changes his name for three times with ups and downs but still hopes to establish his identity. In order to get rid of his loneliness, he keeps searching till he is away from Yan Jin. Yang Baishun is a microcosm of people feeling lonely. The loneliness hidden in Liu´s novel is the subject´s anxiety about themselves, for he can´t find the bosom friend he can talk with.

Key words: *One Sentence Equals Ten Thousand Sentences*; Chinese loneliness; search

①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李敬泽，安波舜，陈晓明：《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名作欣赏》2011 年第 13 期。
②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9 页。